

我多次到新疆，但仍然常常想来新疆，总觉得看不够。无论自然风光、历史遗迹，还是现实风情，反复看，仔细品味，实在有一种大美难言之感。过去来，主要是看文化、看文明、看大自然的千万年形塑，总归一句，是看过去。而最近一次来，主要是看经济建设成就，看产业发展，看口岸开放交流，可以说是看现在，当然，也在看未来。这是一种互补性的考察，让我对博大的新疆，有了更加全面而立体的认知。

每每行走在新疆的大地上，都不由人不发幽古之思。每一处土地、山川、沙漠、草原、戈壁，包括丰富多样的生物、民族、文化，都与遥远的过去有着目视可见的牵连。每次来，自然而然都会想到古丝绸之路，进而唤醒张骞、班超、玄奘这些已逝的灵魂。这里曾经金戈铁马，也曾经驼铃声声、商队延绵不绝。人类族群无论从哪里兴起，为了生存，都会不断扩大活动范围。走动起来，流转起来，交往起来，是最好的生存方式。文明是反复融合淬炼的结果，而古丝路文明在这方面给了人类以最深刻的启示。大家为了生存觅食果腹，继而为了更多财富远走他乡，信息、思想、宗教、艺术紧随其后。历史总有风沙，但人最终都会以自己的智慧让文明一再显现。人类只有跨越到一个新阶段之后，反复回望历史，才看清了现实与未来的路径。丝路这本教科书，教给我们的是人类最伟大的交流、包容与开放精神。

今天的世界，让我们对历史发展的螺

# 总觉得看不够的新疆

陈 彦

旋式上升规律，有了置身其中的本质认识。人类每经历一次大的技术进步，都会有一次格局重组。有些重组是颠覆性的。比如地理大发现与蒸汽机时代的到来，都对人类生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装重构。也正是海上运力的成熟，让古老的丝路延伸出了新的路线。这条人类的智慧之路，在今天又能发挥更切实际的通衢效应。这就是历史演进的本质，长期主义是我们应对历史不确定性的最佳良方。

一次次站在新疆这块辽阔的土地上，面对山水林田湖草沙的丰富地理地貌，回望历史，面对现实，我们应该思考的是一些更大更久远的问题。人类的所有紧急应对，都带有短期性。但严峻的现实，又不得不一次次次要人们去应对短期遭遇的围困。就像张骞出使西域，那也是当时的急需，需要联合大月氏来共同抗击匈奴，事情并未成功，却起到了“凿空西域”的功效。这让一种现实短暂的压强，释放出了长期战略突破效应。张骞之于汉朝的“凿空”之功，

本质上是应和了人类发展的重要调节阀——流动性。认同“流动”的行为，带来相对长期的稳定。面对“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的新疆口岸的忙碌景象，以及具有“越开越大”象征意义的霍尔果斯“第六代国门”，还有其它雄伟口岸，总是让人充满自信、自豪与坚定。

从用石器狩猎，到用铜器烹煮，再到铁器操作、蒸汽牵引、电气内燃、数字计算、人工智能，似乎变化越来越快，效率也越来越高，我们在欢欣鼓舞与焦虑不安中，目不暇接地应对着一波波一浪浪新技术的挑战。当下，我们也在依靠自己的智慧去继续“凿空”属于自己的“通衢大道”。幸喜我这一路看到的都是科技创新，哪怕是棉花这样一个传统产业，在新的技术探索中，也显现出难以置信的新模式、新功能、新业态。石油化工，更是在“下游”与“下下游”的创新中，“变戏法”一般拉长了不可思意的产业链。创造性，是中华民族文明演进的不竭驱动力。

当然，我更喜欢看那一望无际的棉田、薰衣草园，还有千姿百态的香草甸，它们以蓬勃葳蕤的身姿，活色生香地装点着辽阔的大地，也带来了不菲的经济效益。土地总是给我们以恒常而久远的惊喜。那无处不有的西瓜、葡萄园，还有大名鼎鼎的库尔勒香梨，生意盎然的绿植、常青藤，让我们更加珍爱土地对人类赐予的确定性。这份确定性值得我们付出更加辛勤的耕耘与更加切实的定力。植物们以绿色与果实的恒久供给，确立了在这块大地上“守护神”的角色定位。“新疆是个好地方”，这句歌词唱起来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欢愉感。尤其是在库车老城、喀什的汗巴扎、乌鲁木齐的大巴扎、伊宁的六星街，与不同民族置身于相同的生命烟雾中，极有松弛感地唱起歌、跳起舞，再啃着羊头，嚼着烤肉，品着香馕，便更有一番喜不自胜的乐天滋味。新疆这座历史人文与自然生态宝库，多处已设有保护区，这是最有眼光的“长期主义”战略。在历史的长度上，我们应该有更加旨远的深邃眼光。

一切的一切，都是靠人的走动流转，才能形成气候。文明的发展与人的行动，往往衍生出商业价值，最终存续下来的，便会转化为文化价值，这些文化价值在丝路上遍地都是。同样，一切文化价值也都包含着巨大的商业价值。人类命运与共，只有彼此欣赏、交流、走动、合作起来，才是最好的生存方式。而新疆，就是一个特别适合你来往、相携而行的地方。

蒙山新雨后，石屋传妙音。

进山时，急雨来袭，敲打着车窗，世界一片朦胧。不过，在车里稍等片刻，太阳就从云层中露出了脸。山里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我从车上下来，踩着潺潺流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往上白石屋村里走，突然就听见了熟悉的歌声：“大人那个都说哎……”

清凌凌的声音，原生态的唱法。循声来到一座石屋小院，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大姐正在放声高唱。墙上挂的几张照片让我瞬间想起，她上过央视，演唱过《沂蒙山小调》，我看节目的时候就记住了她，名叫宋守莲。她从小学唱这首歌，成为远近闻名的农民歌手。

小院墙上，缠绕着紫藤叶蔓，一个青苔垂下来，在微风中悠悠晃晃。面容清癯的宋守莲仍在动情歌唱，恍惚间，我似乎听到了阮若珊的声音。当年，阮若珊是抗大一分校文工团的女演员，在这片山中灵感萌发，与战友李林共同创作了《沂蒙山小调》的最初版本，之后几经修改、八方传唱，成为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

我姥爷宋家栋当年就会唱这首歌。他1939年参加革命，在临沂先后担任过政府办干事、乡长，接着去沂蒙山区当了抗大一分校教员。我小时候在姥娘家见过一本有窟窿的书，姥娘告诉我，这本书是姥爷背在身上的，让鬼子的子弹打穿了。鬼子还把姥爷身上打了个窟窿，留下一个疤。我多次在天气晴朗的傍晚，站在村东高岗上，遥望西北方的苍茫群山，想象姥爷当年在那里的战斗生活。

现在，听着宋守莲的歌，我心里想：姥爷当年听过阮若珊演唱？他们同在抗大一分校，应该有机会听到的。

我母亲活着的时候也经常哼唱《沂蒙山小调》，但她只会唱两段：“大人那个都说哎，沂蒙山好，沂蒙那个山上哎，好风光。青山那个绿水哎，多好看，风吹那个草低哎，见牛羊。”我问她跟谁学的，她说跟你姥爷学的。母亲还讲了一件往事。那时抗战已经结束，姥爷在莒县农场当场长。他派人到家乡宋家沟，接妻子和两个女儿去他那边团聚。来人牵了一匹大黑马，让母女三个上去。我母亲那年已经15岁，和我二姨坐在驮篮里。到了莒县县城，住了半个多月，就在那时姥爷教她唱《沂蒙山小调》，她学会了，回来之后经常唱。

1948年山东选派南下干部时，姥爷毅然报名。他9月到了河南省洛阳，11月就牺牲在那里，年仅40岁。我猜想，姥爷肯定把《沂蒙山小调》带到了那里，生前闲暇时到洛河边坐着，可能也会哼唱着这首歌，遥望家乡，思念亲人。他牺牲在河南后，家中亲人对他的思念从未断绝。我至今保存着姥爷的战友写给当地干部的信，信中报告了宋家栋同志牺牲的消息。姥娘一直珍藏着，她去世时我把这信收藏了起来。信纸上泪痕斑斑，那是不识字的姥娘睹物思人时留下的。然而，

## 小调有大音

她在世时却多次讲，她支持我姥爷参加革命。她说，男人不光是老婆孩子的，还是国家的，国家叫他干啥就得干嘛，咱不能扯他后腿。

在那个年代，支持亲人参加革命，送孩子参军，成为沂蒙老区人民的自觉行为。在我家乡莒南县坊前镇聚合台村，有一位叫刘永良的农民，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让两个儿子参军。他说，危难关头，咱得为国家出力。1946年，他又把最小的儿子送上解放战争前线。接下来的几年中，三个儿子都牺牲了，两个牺牲在国内，一个牺牲在朝鲜。刘永良强忍悲痛，动员三个儿子媳妇全部改嫁，像嫁闺女一样将她们隆重送走。县人民政府为了照顾这位“三英烈之父”，在县城为他建了房子，还配备一名工作人员帮他料理生活，却被他谢绝。他说，花国家的钱，给政府添麻烦，那样对不起牺牲的儿子。他一直住在老家的旧房子里，直到去世。

像这样的事例还有许许多多。几十年来，我多次参观临沂的华东革命烈士陵园。每次看到高大碑牌上镌刻的6万多个烈士英名，都会悲恸落泪。有一回我从纪念堂走出来，一边聆听园区播放的《沂蒙山小调》，一边仰望烈士纪念塔。看到上面的一组组雕塑：沂蒙人民支前拥军、站岗生产、参军参战、支援战争……我突然想，我听到的岂止是一首小调，它是内涵无比丰富的大音！这曲大音，感天动地，鼓舞人心，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

《沂蒙山小调》传唱至今，已经成为“沂蒙精神”的一个符号。在它的激励下，沂蒙人民与时俱进，砥砺前行，创造出无数骄人业绩。

如上世纪50年代整山治水，莒南县的一个村庄获得毛泽东主席批示：“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如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临沂商城，日益繁荣，辐射全国，并且“扬帆出海”，让临沂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物流之都”。如1995年临沂在全国连片扶贫地区中率先实现整体脱贫，2020年彻底消除绝对贫困，成为全国脱贫致富的典型。如临沂城市建设，从革命老区向现代化生态宜居城市加速蜕变，尤其是三河口一带美不胜收，既有北方的豪迈与大气，又有南方的温婉与细腻……

告别宋守莲，走出这座小院，途经一块圆溜溜的巨石，上面有红彤彤的大字：“沂蒙山小调诞生地 袁成隆一九九九年九月”。这是当年担任抗大一分校文工团主任的袁成隆先生题写的。我想起，2004年6月，我和一些朋友来到了这里。那时这里山高涧陡，呈原始状态。我们走到沟底，站在巨石周围齐声高唱《沂蒙山小调》。大家唱得很投入，激情满怀，尤其是刘玉堂，还挥舞着一只手打着拍子。然而，他和同行的王光明分别在2019年、2023年去世。今天重临故地，我好想念他们。

青山绿水永不老，沂蒙精神代代传。我相信，《沂蒙山小调》将永被人们传唱，汇入新时代旋律……

本版邮箱：dadi@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马 涌

欢迎广大读者来稿。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非一稿多投。

几天前，三四个朋友在一家山间餐馆吃饭。酒过三巡，要老板加个特色土菜，老板推荐白辣椒炒油豆腐。仿佛起了连锁反应，邻近两桌也喊起来：“给我们也来一份吧，白辣椒莫切碎了！”

白辣椒是什么？简而言之，就是晒白后稍作加工的辣椒，既可佐菜，也可单独素炒。

记得上世纪70年代末，我在一所农村高中读书，生活清苦。寄宿生吃的饭，是拌了干红薯粒的饭，就着自带的咸菜，硬往下咽。那段日子，素炒白辣椒立了大功。

这素炒白辣椒，就是将白辣椒切碎，用一点猪油炒炒，加入些蒜末。虽然简单，却脆香、微酸、咸辣，特别下饭。故乡人嗜辣，过了端午，辣椒多起来，人们就开始做白辣椒。有个做过代课老师的伯娘，人们习惯叫她“师傅娘子”，白辣椒做得最好。她家后园，周围扎着半人高的竹篾篱笆，园内除了种尾参，就是种辣椒。辣椒开着小白花，长得枝繁叶茂，结的辣椒量多、壮实、辣劲足。“师傅娘子”的辣椒除了自己吃，还要送一些给别人，剩下的多用来晒白辣椒。

看准晴朗天气后，“师傅娘子”就开始挑选辣椒，选的都是一些稍老的、长而饱满的青辣椒。辣椒洗净后，用开水

焯一下，然后捞出来摊在圆形的大团筛里，放在柴垛上让太阳暴晒。当晒到五成干，变成灰白色时，“师傅娘子”就将辣椒收集起来，一个一个剪开，撒上粗盐，拌匀，再小晒一会儿，然后用带水槽的小陶瓷坛子腌好，槽中盛满水予以密封。个把月后，就看见“师傅娘子”拿出

来，她的白辣椒，差不多可以吃到次年新鲜辣椒上市。

“师傅娘子”的娘家在安化，衣食住行浸润着湘中梅山文化。平时她会做很多富有特色的农家菜，如爆炒牛肚、三合汤等，都是就地取材，让人大快朵颐。就连那普普通通的白辣椒，在“师傅娘子”那里也弄出多种风味来，除了素炒，还有白辣椒炒干肉、白辣椒煮鱼、白辣椒炒鸡杂等，菜品多多，辣得人直冒汗，却越吃越馋。

如今，这类与白辣椒相关的土菜，在很多农家乐的餐桌上都成了招牌菜。

我在“师傅娘子”手下读过书。大概我读书还肯用功吧，上高中时，她经常送我些拿手好菜，让我带到学校去，像白辣椒炒小鱼、白辣椒炒猪血丸子，既下饭又有营养。我每每感激，这时“师傅娘子”就会笑着安慰：“伢崽，吃得咸，霸得蛮；吃得辣，走天下。加油读书吧！”后来“师傅娘子”因儿子在安化工作，就去城里长住了。从此难以吃到她亲手做的白辣椒，但那份温暖，早已给了我辣椒般的生活热情和勇气。

看准晴朗天气后，“师傅娘子”就开始挑选辣椒，选的都是一些稍老的、长而饱满的青辣椒。辣椒洗净后，用开水

焯一下，然后捞出来摊在圆形的大团筛里，放在柴垛上让太阳暴晒。当晒到五成干，变成灰白色时，“师傅娘子”就将辣椒收集起来，一个一个剪开，撒上粗盐，拌匀，再小晒一会儿，然后用带水槽的小陶瓷坛子腌好，槽中盛满水予以密封。个把月后，就看见“师傅娘子”拿出

来，她的白辣椒，差不多可以吃到次年新鲜辣椒上市。

“师傅娘子”的娘家在安化，衣食住行浸润着湘中梅山文化。平时她会做很多富有特色的农家菜，如爆炒牛肚、三合汤等，都是就地取材，让人大快朵颐。就连那普普通通的白辣椒，在“师傅娘子”那里也弄出多种风味来，除了素炒，还有白辣椒炒干肉、白辣椒煮鱼、白辣椒炒鸡杂等，菜品多多，辣得人直冒汗，却越吃越馋。

如今，这类与白辣椒相关的土菜，在很多农家乐的餐桌上都成了招牌菜。

我在“师傅娘子”手下读过书。大概我读书还肯用功吧，上高中时，她经常送我些拿手好菜，让我带到学校去，像白辣椒炒小鱼、白辣椒炒猪血丸子，既下饭又有营养。我每每感激，这时“师傅娘子”就会笑着安慰：“伢崽，吃得咸，霸得蛮；吃得辣，走天下。加油读书吧！”后来“师傅娘子”因儿子在安化工作，就去城里长住了。从此难以吃到她亲手做的白辣椒，但那份温暖，早已给了我辣椒般的生活热情和勇气。

看准晴朗天气后，“师傅娘子”就开始挑选辣椒，选的都是一些稍老的、长而饱满的青辣椒。辣椒洗净后，用开水

## 白辣椒

肖克寒

几天前，三四个朋友在一家山间餐馆吃饭。酒过三巡，要老板加个特色土菜，老板推荐白辣椒炒油豆腐。仿佛起了连锁反应，邻近两桌也喊起来：“给我们也来一份吧，白辣椒莫切碎了！”

白辣椒是什么？简而言之，就是晒白后稍作加工的辣椒，既可佐菜，也可单独素炒。

记得上世纪70年代末，我在一所农村高中读书，生活清苦。寄宿生吃的饭，是拌了干红薯粒的饭，就着自带的咸菜，硬往下咽。那段日子，素炒白辣椒立了大功。

这素炒白辣椒，就是将白辣椒切碎，用一点猪油炒炒，加入些蒜末。虽然简单，却脆香、微酸、咸辣，特别下饭。辣椒开着小白花，长得枝繁叶茂，结的辣椒量多、壮实、辣劲足。“师傅娘子”的辣椒除了自己吃，还要送一些给别人，剩下的多用来晒白辣椒。

如今，这类与白辣椒相关的土菜，在很多农家乐的餐桌上都成了招牌菜。

我在“师傅娘子”手下读过书。大概我读书还肯用功吧，上高中时，她经常送我些拿手好菜，让我带到学校去，像白辣椒炒小鱼、白辣椒炒猪血丸子，既下饭又有营养。我每每感激，这时“师傅娘子”就会笑着安慰：“伢崽，吃得咸，霸得蛮；吃得辣，走天下。加油读书吧！”后来“师傅娘子”因儿子在安化工作，就去城里长住了。从此难以吃到她亲手做的白辣椒，但那份温暖，早已给了我辣椒般的生活热情和勇气。

看准晴朗天气后，“师傅娘子”就开始挑选辣椒，选的都是一些稍老的、长而饱满的青辣椒。辣椒洗净后，用开水

当然，我更喜欢看那一望无际的棉田、薰衣草园，还有千姿百态的香草甸，它们以蓬勃葳蕤的身姿，活色生香地装点着辽阔的大地，也带来了不菲的经济效益。土地总是给我们以恒常而久远的惊喜。那无处不有的西瓜、葡萄园，还有大名鼎鼎的库尔勒香梨，生意盎然的绿植、常青藤，让我们更加珍爱土地对人类赐予的确定性。这份确定性值得我们付出更加辛勤的耕耘与更加切实的定力。植物们以绿色与果实的恒久供给，确立了在这块大地上“守护神”的角色定位。“新疆是个好地方”，这句歌词唱起来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欢愉感。尤其是在库车老城、喀什的汗巴扎、乌鲁木齐的大巴扎、伊宁的六星街，与不同民族置身于相同的生命烟雾中，极有松弛感地唱起歌、跳起舞，再啃着羊头，嚼着烤肉，品着香馕，便更有一番喜不自胜的乐天滋味。新疆这座历史人文与自然生态宝库，多处已设有保护区，这是最有眼光的“长期主义”战略。在历史的长度上，我们应该有更加旨远的深邃眼光。

一切的一切，都是靠人的走动流转，才能形成气候。文明的发展与人的行动，往往衍生出商业价值，最终存续下来的，便会转化为文化价值，这些文化价值在丝路上遍地都是。同样，一切文化价值也都包含着巨大的商业价值。人类命运与共，只有彼此欣赏、交流、走动、合作起来，才是最好的生存方式。而新疆，就是一个特别适合你来往、相携而行的地方。

在北京二环内“朝内大街166号”安居67年之久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近日整体搬迁至二环外的右安门外。从“朝内”到“右外”，在有的新媒体上就有了“永远的朝内166号”一类的感叹……经过半个多世纪全体“人文人”的共同奋斗，“朝内166号”已然成为优质文学出版的地标，于这前面再冠以“永远的”三字，当更是意味深长。

的确，作为新中国成立不久便组建的以出版古今中外优秀文学作品为主业的专业出版机构，人民文学出版社在自己74年的发展历程中，秉承首任社长冯雪峰同志提出的“古今中外、提高为主”出版理念，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共同努力，出版了一大批纵贯古今、横跨中外的优秀文学作品，不仅赢得了读者、赢得了口碑、赢得了市场，也从中悟出了出版的成功究其根本唯有坚守“内容为王”的真谛，而且这些“内容”，一定是那些配得上“王”字的内容。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乔迁之际，物理意义上的“地标”固然可以迁徙，但出版本质上“内容为王”的精神真谛须臾不可动摇。惟其如此，“永远的”这三个字才能名副其实地“永远”下去，尤其在当下，对此必须保持足够的清醒与定力。

如此感慨从何而来？君不见，当下有关出版之论或言论，有多少还在说内容、强调内容？蜂拥而至的是“人工智能”这类时髦的概念或话题。而在出版业，和这些关键词经常匹配的动词则不外乎“重构”“重塑”“再造”……其他门类的出版我不敢妄言，但文学出版窃以为还远未到这危言耸听的地步。人工智能目前的确可以且一定会越来越快速地生成一则又一则的应用文、爽文、论文，炮制一碗又一碗的“鸡汤”“鸡汤”“猪血汤”……因为它们的确拥有强大的搜索、集合、重组乃至逻辑思维、再造数据的能力。这些表面上也可以称之为“内容”的东西，有热血的慷慨、有灵魂的喜悦与痛苦、有独立的艺术品格等人类最优秀文学所必须具备的因素吗？人类公认的最优秀的文学从来就是独特的“这一个”，而不是“这一群”“这一堆”或“这一类”。历史上，一部杰出的《红楼梦》面世后，就有无数“红楼续梦”“续红楼梦”“红楼梦补”“红楼梦断”等接踵而至，它们虽不是出自现代意义上的人工智能，却是更地道、更真实的“人工”，有的其实也能赚取读者的些许眼泪，但终究是“效颦”之作，被淘汰也是必然的命运了。当下这些人工智能，智商虽可能高于以前那些“效颦”者，但本质上道理相通。面对人工智能的“竞争”，自我鞭策、增强危机意识并不是坏事，但如果这些人工智能根子上还只是在整理、罗列、重复、集成，以追求思想力、创造性和想象力为旨归的文学出版又何惧如此？又何必主动缴械？

对文学出版而言，何以“永远的”？

秘诀当还在“内容为王”。对“朝内166号”这个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象征而言，何以“永远的”，更在于坚守“内容为王”。

